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六

東莞

陳建 輯

西湖

高汝試

訂

高  
內傳  
昌黎

正

壬子洪武五年正月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爲故元遺孽梁王把匝刺瓦爾密所據特遠弗臣遣翰林侍御王禕行叅政吳雲持詔往招諭之禕出使吐蕃方召還更有是命或謂禕文學詞臣不宜遠贈不測之境禕慨慨卽日就道及至雲南見梁王若臣諭以皇上聰明神聖若亟奉版圖歸職方則高爵厚祿身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爲中國抗館之別室廩餼有加數日又以陳

友諒張士誠陳有定明玉珍擴廓帖木兒等強暴或死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不煩一刀而天下大定雖爾元君亦北走以死先服者受重賞負固者戮及宗乃今自料勇悍獷狠孰與陳張土地甲兵孰愈中國度治籌義孰與天朝推亡固存孰與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若不降皇上命龍驤百萬會戰昆池如魚遊釜中不亾何待梁王君臣相顧駭愕有降意○命自今官吏犯賊罪者無貸上嘗曰賊弊不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令○命賑給無告老幼男婦○命給僧道度牒○遣楊載詔諭琉球○江潮諸州蠻寇叛亂命江陰侯

吳良爲征南將軍帥討平之。○發兵戍遼東。命靖海  
侯吳順總舟師數萬由登萊輔運以餉之。○復召薛顯  
命造鐵券給賜。○上御武樓與諸將籌邊事。中書左  
丞相徐達進曰。今天下大定。民庶已安。北虜歸附者相  
繼。惟王保保出沒邊境。今復遁居和林。臣願鼓率將士  
以勦絕之。上曰。彼沙漠一窮寇耳。終當絕滅。但今敗  
亡人衆。遠處絕漠。以死自衛。困獸猶鬥。况窮寇乎。姑置  
之。諸將曰。王保保狡猾粗詐。使其在。終必爲寇。不如取  
之。永清沙漠。上曰。卿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  
十萬足矣。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可耳。上

又戒之曰卿等力請北伐志氣甚銳然古人有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今兵出三道當益思戒懼不可輕躁達等遂受命而行○臨行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其二統兵王保保未擒其三前元太子不知音問今遣汝等分道征之大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和等副之出大同趙和林宋國公馮勝爲征西將軍傅友德陳德爲副總西道兵山臨洮攻甘肅曹國公李文忠爲征虜將軍顧府曹良臣爲副領東道兵出北平攻上都每路兵十餘萬○徐達等兵入沙漠糧運不繼師疲而還馮勝等遇元岐王

兵于別力篤山力戰敗之斬首二千級西取甘州趨西  
涼敗元將失刺罕之兵至永昌又敗元將朵兒只巴於  
虎刺牢口進拔肅州元平章不花戰死降太尉瑣納兒  
等獲馬萬疋至瓜沙州敗其守將取亦集乃路敗俞寶  
丘勝等分兵戍守泥塞關塞而還○李文忠等兵擣應昌  
進可溫河至哈刺恭來虜連遁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  
里襲人難多重負乃留韓政駐輜重於驥河令士卒  
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進至土刺河元將哈刺張蠻子  
列騎以待文忠督兵與戰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  
部將李榮所乘馬授之文忠得馬氣益厲遂力戰虜

仰。迄至。騁海。虜來。益衆。文忠據險爲寨。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者衆。文忠患之。至哥今麻思出野。尋水脈。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顧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迷失道。糧且盡。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奮厲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之。士卒復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渾河。孤軍深入。與虜戰。沒事。聞。上痛悼之。追封安國公。○陳理明昇。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上聞之曰。此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爲小人蠱惑。不能保其終始。宜處之遠方。則繫隙無自生。可始終保全矣。於是徙。

追得孽輩

征洞夷

之高麗遣元樞密使延安答理護之而往俾高麗王善待之○令山西北平河南山東各造獨轎車一千八百兩以備軍用○夏辰州一十八洞及九溪九渡水米坪散毛柿溪等洞蠻夷作亂連結相扇侵掠旁郡命衛國公鄧愈爲征南將軍楊璟爲副率兵討平之凡克四十八洞○復命江陰侯吳良率寶慶衛指揮胡海等征銅鼓五開潭溪漕滴騰浪篤莫洪州古州等處蠻寇誅其首惡撫其餘黨使復業凡平峒寨二百餘所皆編戶附籍自是溪洞蠻夷畏威懷德輸租賦奉法令地方遂安○詔天下郡諸縣立孤老院民不能自生者許入院贍

立孤老院

養

本以養窮匱而今漸以爲惰民之資奸民之數耳亦大失聖祖美意

行鄉飲酒禮

上以海內宴安思化民俗以歸千古乃詔各有司舉行

鄉飲酒禮

獻嘉瓜

六月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禮部尚書陶凱奏

日祐祥實由聖德

上曰朕寡德不敢當之且草木之

嗣達至理

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與若盡天地

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祐也○琉球國瓊里國各遣

使朝貢

十月詔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今年秋糧○內使

光緒五

奏增飼虎肉。上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以宋濂爲太子贊善大夫。先是濂坐失朝降編修改司業。又坐考祭孔子禮遲慢。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遂擢是職。○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達班瓜卜者來朝。奏言安南以兵侵其境土。上命中書省移咨講和。未幾陳叔明以兵收其腹心。殺之。遂及煜。于是遣其臣阮汝霖奉表貢馴象。而其表忽署陳叔明之名。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時。曾魯取其別封閱之。曰。前日陳日煜爾。今驟更其名。必有以也。亟白尚

書詰之。汝霖不敢諱曰：日煙爲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心懷懼故托修貢以覘朝廷之意。禮部以聞。上曰：島夷何敢狡猾如此？却其貢不受。命學士宋濂草詔責之。

吳植曰：大都叔明所爲類于州吁。屢伐占城，其卽文仲之數伐仲平。况其君臣請許也。國家兵力未舉，便慕賊得以專土。虐民哀哉。

定四川茶鹽之制。○高麗國王請遣子弟入大學。上謂中書省曰：高麗欲遣子弟入學，此亦美事。但其涉海遠來，離其父母，未免彼此懷思。爾中書宜令其國王與羣下熟議之。果願遣子弟入學爲子弟者，果聽父兄之

命無所勉強，卽遣使護送至京。或一年，或半年，聽其歸省可也。○以西學教授高啓爲翰林院編脩，啓力學能詩文，好權畧，每論事輒傾其座。元季張士誠開府平江，文士響臻啓由臨安渡吳，遂家焉。時饒介之輩以詞學自雄，啓旁睨自若，見啓詩大驚，禮爲上客。上聞其名，一日薄暮，御闕樓召見。見其人身長七尺，與語聽其辨博，馳騁上下，精采煥發，大悅。入局修元史，擢爲翰林編修。元史成，轉戶部右侍郎，尋辭歸。仍賜內帑金給牒放還。

吳植曰：固利詩家，高傳張徐，稱吳中四傑，惟啓尤具濶韻，風骨刊鍊，遠過宋元雅琪、穠、補、鼎、代、啓原汁人南

先任陳寧  
奇聽觀一

渡隨鄧家于臨安、山陰。因元亂，趙吳依其外舅周仲達，居于松江之青丘。遂號青丘居士。云故其詩曰：我

以資以爲  
政明教化  
止風俗都  
中翕然

人無疑矣。此係一代開國謀宗，故詳記之。

以禮部主魏觀爲蘓州知府。○都督藍玉遇王保保于土刺河，擊敗走之。○南寧指揮左君弼覈民之無藉者爲軍，又縱所部軍士入山伐木，民多驚擾。于是宣化盜起，劫南寧府。詔發廣西官軍討平之。仍命大都督按罪君弼而禁戢其卒。○作鐵榜申戒公侯。申明律令，其日置犯人此同有九，惟持功戴一死斬罪。○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詞，懸之宮中。○高麗王顯遣其尚書吳季南于溫奉表貢馬，及其方物。言耽羅國恃其險遠，不奉朝貢，及多留蒙古人。

逋逃所聚恐爲寇患乞發兵征討上賜璽書止之○

元都旣平或有勸上取遼東者上曰力不施于所

緩威不加于所畏遠地旣遠不必用兵天下平定彼當自歸已而元遼陽行省劉益果以其地來降今蒙古平

章高家奴又相繼而至靖海侯吳楨遣人護送至京○

詔蠲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秋糧○令有司考課以書農桑學校之績○禮部侍郎曾魯卒

編秋糧六  
農桑學校  
欵養之首  
榜也是以  
聖王先之

初魯與修元史書成上進自金束帛之賜魯以功最居首將乞身還山會開局編類禮書衆以老成之士無踰于魯共堅留之議禮有如聚公龜當架言沸騰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某說者是從某說者非有不服者爭極執訟魯既舉傳記答之各心服而去俄遷禮部主事西折安南僉

臣之好至是  
日主事

上命即日

超六階為本部侍郎未見致仕

癸丑洪武六年正月守令來朝上賜酒饌明日陞陛復諭以勉修厥德廣施惠政置六科給事中掌叅駁糾劾之事○金陵城完上與劉基同閱視上曰城高若此非人可踰基曰殊非燕能飛入耳後燕主入金陵遂持此戒徵孔克表爲翰林修撰克表溫州平陽人孔子五十五代孫也博學萬行前元至正戊子○黜丞相汪廣洋爲廣東行省叅政○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堂於禁中選舉人年少質美者張唯等十七名肄業其中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

吉士之選  
禮與于此

詩稱旨。皆擢翰林院編修。命入堂中讀書。詔儒臣桂彦良宋濂分教之。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鞍馬寵錫。甚厚。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肄習政事。蔣學方徵。彭通。宋善。唯吉等皆拜給事中。○德慶侯廖永忠請令廣洋等四衛宜造多櫓快船。備倭從之。○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上謂儒臣詹同曰。聲色乃伐性斧斤朕觀前代人君以此敗亡不少。蓋爲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

小人爲孽  
色之媒  
聖訓詳記  
遠之所見

不爲迷惑者幾人。况例業垂統之君爲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適聲色。成湯所以垂裕後昆。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安南陳叔明遣使奉表謝罪。及貢方物。請封爵。賜之紗羅夏布。遣還。○江西行省商民坐沮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上曰。愚民無知犯法。猶赤子無知入井。見者莫不測惕。豈宜更以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上曰。有罪至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以無殺。彼愚民沮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爲貪利耳。一。他心乃悉免死。

輸作臨濠。

舊以之始

二月以監令唐元亨爲太僕寺卿監丞孫瑛爲少卿命應天廬州鎮江鳳陽等府滁和等州民卷馬北以便水草一戶養馬一匹江南民十一戶養馬一匹官給善馬爲種率三牝馬置一牡馬每一百匹爲一羣羣設羣頭羣副掌之牝馬歲課一駒牧飼不如法至缺駒損斃者責償之其牧地擇旁近水草豐曠之地以時牧放游牝秋冬而入寺官以時巡行羣牧視馬肥瘠而勸懲之任滿吏部考其息多寡以爲殿最焉○閱武教場諭諸將母得縱恣害民○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以求天下賢才務得行修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

國初已然  
况今日乎  
文詞之弊  
極矣故近

日功令舉

荐賢良

廉潔法

祖也

忠恕所

舉者或由

親知或由

忠信如正

統時拜官

公家而謝

恩私室者

又不勝其

病也

察與訪求

之令晏下

我聖朝

真以賢才

爲性命者

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麟鰐也人君之能爲治者爲其  
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

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若可與有爲及試用之能  
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  
文應之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  
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爲本而文藝次之庶幾  
天下學者知所嚮風而士習歸於務本○上又命吏  
部訪求賢才於天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

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召尚二君

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

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

以正心爲  
主真王道  
之要

有賢人而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竟無德行文藝之有稱者。宜令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命禮部尚書陶凱等采摭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爲勸戒者爲書。書成賜名曰昭鑒錄。以頒賜諸王。○

召桂彥良爲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上嘗從容詰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忿慾是務去時。上憇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嚴。臣民有犯必誅。無輕貸者。蓋卽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之意。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

聖祖深知  
桂公至極  
卜何以參  
之而用汪

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他日彥良侍。上曰。卿何官。曰正字。上曰。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彥良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基皎贊不如卿也。彥良受知於上如此。○大軍出鴈門西北。巡長城外。傅友德爲前鋒。虜聞之。絕塞而遁。追獲故元平章孛羅帖木兒。

祖訓錄成

五月。祖訓錄成。上親爲序。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命頒賜諸王。且錄于

謹身殿東廡乾清宮東壁仍令諸王書於王宮正殿內宮東壁以時觀省○上以天下既平薄海內外幅員方數萬里欲觀其山川形勢關檄阨塞及州縣道里遠近土物所產遂命各行省每於閏年繪圖以獻○以太子贊善宋濂爲翰林學士○上命禮官參考歷代帝王有功生民者立廟祀之禮部尚書牛諠奏三皇開天立極有大功德於民京都有廟春秋享祀伏羲以下九君宜令有司就各陵立廟每歲致祭商中宗以下十五君宜令有司立陵廟三年一祭上曰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

令有司祭於陵廟皆每歲春秋祀之遂建帝王廟於京師。○奪誠意伯劉基祿先是基言於上溫處之間有地曰談洋僻絕巖險南抵閩界日三懸鹽盜淵數方氏所由基亂基奏設巡邏司蒞之盜不便也相率挾戍守卒以叛大豪復陰爲主基遣璉奏上其事皆不先關白中書時胡惟庸爲丞相既以舊語相恨適有旨逮至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尚書吳雲劾基以談洋踞山面海有王氣欲圖爲墓地民弗與則建立祠之策以逐其家遂爲成案以奏上下之有司惟庸請加以重辟又欲逮基于璉獄上<sup>聖</sup><sub>○</sub><sup>王</sup>皆不聽惟奉基祿而已既而基入朝謝

恩遂居京師不敢歸。○以臨江侯陳德爲總兵節制諸軍仍出塞外敗虜兵於三岔。師還駐陝西。秋師再出令戰於亥刺河又敗之斬擒無算。

七月以左丞胡惟庸爲右丞相中丞陳寧爲御史大夫。○真臘國王忽兒那遣使來朝貢。○命宋濂搜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分賜太子諸王。

八月命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詔西番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賜印俾因俗爲治。以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甘朵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

纂修大明曆

辨姦錄成

戶府千戶所凡三十三處以官其酋長自是蕃僧有封爲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章誥命領其人民間歲朝貢

九月賜臨濠造作軍士衣米上念凡有興作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功亦甚難集加給米五斗衣一襲令不至饑寒○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

遂以韓愈賀兩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

書省臣錄二表頗爲天下式○上謂皇太子曰人君

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於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

許宋開文  
應日袁辭  
居禱美吉  
江陽然矣

未當。故常淡念古人爲治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卽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處事貴明。處事貴斷。庶幾不惑。况汝生長宮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聞見。則視聽不廣。且目雖能視。所見不踰於國耳。雖能聽。所聞不越於庭。而欲以區區知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已之言。必求其善。順已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因命所司常事啓。皇太子重事廼許奏聞。○上畱心經籍。以爲經之不明。傳註害之傳註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淡。乃命翰林修撰孔克表等取羣

商廟着書  
寡諭失行  
不覺故常  
每掛朱文  
公集註呼  
爲宋宋江  
圖考備

經要言析爲若干類以恒言釋之務盡聖賢之旨意又  
慮諸儒臣未達註釋之義親製論語解二章以賜俾取  
則書成上賜名曰羣經類要

十月涼州虜爲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  
乃斬其渠帥也速兒并部落甚衆又招降僞國公與把  
都等萬八千人○李文忠將兵屯代縣山朔州擒元太  
尉伯顏不花○上既頒行律令恐輕重失宜有垂中  
興、命大理寺卿周楨等解其義頒行民間既又命儒臣  
斟酌詳定矣從親爲之至當何極相益務求至當何極  
其可行者從之至是重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篇目

詔行大明  
律一作也  
斟酌詳定  
矣從親爲  
相益務求  
至當何極  
直乃尔

命日大明律。上親爲損益務求至當令揭於兩廡之壁并頒行天下○潞州遣官貢人參。上謂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知用當遣人自取臥謂省臣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於死中種田數十畝每耕耘割獲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自今亦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也。

十二月雲南梁王君臣聞王禕之言已有降意命員外郎賈寃改館奉禕適元有遺孽自立於朔漠者遣侍郎

王子充有  
濟世之才  
不獨文名  
而已也使  
柄事機當  
必可觀

脫脫自西番來且徵糧餉欲連兵以拒我師覩知梁王  
有二心因以危言逼梁王使殺禪以固其意梁王持兩  
可未決命司徒達里麻匿禪於民間脫脫聞之因謂梁  
王曰國家頹廢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耶躍馬而起  
隨何使九  
江淮喪述  
使而契布  
懼往起使  
絕威龍殺  
匈奴之使  
而烏孫執  
淵禮子充  
豈無其種  
勢與亦以  
時故之未  
可也其大

梁王不得已出禪見之脫脫欲以威屈禪罵曰天迄汝  
元錄我朝實代之譬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乎我  
特遠來豈爲汝屈今惟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  
殺來使不從則遣之彼何罪焉况王公林器天下無雙  
空有以全之脫脫曰今雖孔子在義不可語梁王不能  
救禪顧謂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亦不聽遂遇害

安坐而處其客小惑其妻民其大果有戒行者多有發人

時二十有四日未巾時心達里麻陳物奠祭左右具衣冠斂之卽昇至地藏寺漏澤園中化之以火遂無有知真葬所者○時崇尚釋老徒衆日盛上惡其安坐而食且惑世蠹民令郡縣止存寺觀一所併其徒處之擇有戒行者領其事若請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父以民家多以女子爲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聽未及不許著爲令

甲寅洪武七年春建閱江樓於京師之獅子山山在金川門內上昔屯兵立黃赤一幟破陳友諒之所也樓成上親爲之記○命薄國公李文忠總兵北伐文忠

駐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不刺者，擒其平章陳安禮木屑飛，至順寧陽門者，斬其將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宰羅帖木兒。○洪武五年五月，海賊李夫人、鍾萬戶、徐仙姑叛於海晏下川，大僕文持等地，環同指揮范懷帥舟師勦捕，至陽江海陵，并上川驚惶門遇賊，擊敗之，斬僞總兵鍾福全、李夫人，賊衆一百七十人，焚其船。雷州東海澗沙頭洋有海陵海晏賊船，刦掠於通明浦，徐聞縣環率舟師至斷頭山，遇賊出洋與戰，殺溺甚衆，擒其僞總兵等二十八人，斬於軍前。又令雷州衛千戶王滑等追捕，賊羅巴終於蒲浦，殺海陵賊二百餘人於三川。

縣東洞洲獲賊首譚南受等三百八十人於翁家港擒  
賊首梁許進又會海南官軍追已終於烏雷門畧無踪  
跡頭目請降遂安撫其民而還後安南國雲屯海鎮報  
云終已爲賊所殺衆潰散環率原部舟師還衛○廣西  
中書行省左丞方國珍卒○上御西廡命講大學衍  
義先是上以真德秀大學衍義令左右大書兩廡之  
壁時時觀覽及是御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中  
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宋濂講析俾在坐者聽濂推說  
明白復言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又  
重刑罰以震服之上曰朕之爲君上畏天地下畏兆

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宋濂對日陛下此心乃古先帝王之心也慎終如始天下幸甚

上嘗御齊宮宋濂侍上問三代曆數卦鑿篤矩廣狹濂歷歷言之又曰三代之治天下以仁義誠厚世之多後世莫及又嘗從容語濂曰皇太子留心治道鄉等宜常議論庶廣見謙幸善調護之意太祖改於天民復慄惄於主  
墨誠萬世人君之法也

擢太原府繁峙縣主簿于文采爲大同府知府時文采上言山西行省并按察司官吏事多不法按有驗上或超遷或調外不拘資格如此上曰文采職居下僚能不避權勢舉言其非可嘉也陞擢以旌異之○詔免平陽太原二府并汾州等縣今年田租○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反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元末倫教不明故

聖主因其  
歲以開之

備祀為重  
殺凡者當  
之是賞奸  
罪

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反往招之郭買的不從着沙火石反夜斬其首以歸本衛以其事聞請賞之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弟兄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耳○寶慶衛指揮胡興丘廣左君弼等討左江黃英傑於十萬山七峒口又取蜀之龍伏隘擒任文華攻天門山獲元帥等守益陽又率兵於武岡飛雲山寨及新寧邑內石鶴金鎗等處鳥賊首楊子貴唐新等縷寧賊羊惡鬼作亂討捕之又調阮岳兵進下五開潭溪太平山六培山皮林洞龍塗山栗家寨大水上洞諸險寨

及曹滴、拘騰浪、篤莫、長林保息等山洞苗賊，斬首吳金傳、吳大揚、大豪石巴良等三百人，并部伍首級四百九十，招諭曹揚、騰浪、篤莫、長林保息十二洞人民九百四十餘戶，至是陞僉大都督府事。

四月都督僉事藍玉卒，兵攻興和故蒙古將脫因帖木兒棄城走。○永道桂揚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右衛指揮陸齡討平之。○上巡幸中都，改中立府爲鳳陽府，徙府治於新城，賜名鳳陽者，以其鳳凰山之陽也。

五月詹同、宋濤等纂修《大明日曆》，成，又擇言行之大者爲《皇明實訓》。

七月李文忠領兵攻太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故元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

八月師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衆百餘人馬駝牛羊以萬計。魯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蒙哥及其金印并斬其司徒答俊海平章把都知院忽都等○西域卜烟帖木兒遣使來貢貢鎧甲刃劍等物詔賜以織金文綺并羅衣一襲

卜烟帖木兒者撒里畏兀兒者韃靼別部也其地脣袤千里去甘肅一千五百里東抵罕東西距天洞里北趨爪沙州南界土蕃居無城郭以氈帳爲廬舍產驥馬牛羊至是來朝

今有春泥  
秋汎雨防

琉球大洋獲倭寇入船。俘送京師。○時有人上書言鎮  
守北平淮安疾。葬雲龍之過者。上命都督何文輝代  
之。雲龍回京卒葬以疾禮。

折衷于天  
理人情之  
至萬世可  
行

九月成穆孫貴妃薨。詔禮官翰林考定禮儀。皆云父在  
爲母服杖朞。若庶母則無服。上以爲不近人情。命諸  
儒臣徧考諸書以報。於是上親定制。子爲父母。庶子  
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五  
服亦稍有升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名曰孝慈錄。○  
西番酋長獻葡萄酒。却之。賜文綺襲衣遣還。○上謂  
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茂盛。遇秋而零落。氣之所感。

國之  
子孫者是  
真厚也真  
天地之心

子

猶知榮悴。況於人乎。崇禮侯買的里八刺。南來已五載。今既長成。能無父母鄉土之情。宜遣之還。於是厚禮而歸之。選老成宦者咸禮表卜花帖木兒二人送行。復遺其父愛猷識理達臘。纖金文綺及錦衣各一襲。買的里八刺辭行。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卽遣爾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與愛猷識理達臘曰。順天者昌。逆天者凶。古今通諭。今日之事如此。君尚迷留不省者。

何蓋在至正之間。兵多將廣。尚不能駕馭。又被逼挾。今之衆壯弱不過二萬。流離邊境。意圖中興。君之謀畧。不知如何耳。君自度今時之權。比至正時。岱昂若何。以此觀之。豈不愚哉。君以萬騎。或七八千騎。欲與全盛中國相抗。予又不知輕重若何。予謂君明天理。若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於沙漠。暫閼保持。或得善終耳。昔君在應昌。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五年。念君流離沙漠。無寧歲。後嗣未有。故特遣咸里等。護其歸。庶不絕元之嗣。君其審之。

十月皇長孫雄英生。○上御後苑觀獲。宋濂等侍。

上曰農事成矣濂割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陛下知稼穡艱難念生民疾苦實盛德事也○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錢文曰大中通寶又令戶部及各省鑄洪武通寶并禁民私鑄犯者許將發銅送官更鑄

南齊孔顥有言奸人所以鑄錢嚴法不能禁者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使銅不當多工不斬削所鑄之錢體負厚而肉好均製作工而輸郭正則本多費耗雖驅使之錢彼亦不輕况冒禁乎此塞奸之源不可不知也

十一月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上謂太師李善長曰濠州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烟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數十萬散於濠州

甘露三降  
于鍾山

鄉村居住。給與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爲己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遂移江南民十有四萬。詣鳳陽。命官監墾田畝。以善長同列矣。吳良周德興等總督之。○甘露降於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劉基甘露頌。稱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於鍾山。沾潤草木。莖若凝脂。五年十一月又降。今年春仍降。如初。帝德動天。

禱祥連見云。

上謂儒臣曰。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太去甚。去奢之類。此語豈徒托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朕因爲註釋其義。至是註成。命儒臣觀之。○詔天下有司衛所

茲惟第民

空空合洪  
而山

恤念困窮  
真飢渴由

已之心也

官功臣庶  
子

官宗子矣  
復念其庶  
子何舉奉  
篤厚如此

體訪存恤。詔曰。軍士爲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沒於戰場。屍不至家。竟無所係。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拋棄。臣念困窮。真飢渴由。已之心也。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年避難。父南子北。具名以聞。朕當會居存養。使不失所。○官功臣庶子。詔曰。古者爵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於世食祿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有天下。諸子皆封王爵。立國方隅。功臣庶子。未有所得。其後無所存活者。有之。故勅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倘後有能捍大患。而禦姦侮。則功入世襲。不在流官數內。或有不恭而息事者。則律。

聖至留心  
人才如此

如憲章。○命刑部侍郎李浩通事梁子名使琉璃國市  
馬。○上御武樓宋濂侍。上咨訪天下宿學之士濂  
對曰會稽郭傳雖寄跡浮屠誠一代奇才也。上顧之  
未幾復召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乎濂以文進。上  
覽之曰誠如卿言既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精  
白一心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擢爲翰林應舉陞起  
居注遷考功丞。○太陰犯軒轅占云大臣黜免。上因  
諭中書省臣曰爾中書宜告各省衛官知之凡公務有  
乖政體者宜速改以求自安。

可謂上不  
負君下不  
負友

高汝栻曰郎官應列宿誠哉是言也。補三公九卿故  
中台星折則張華應之長庚人多難之。趙普

乃紫微垣一小星之類其應歷歷有驗卽如元天寶戊辰婁宿降臨高皇以是年生洪武戊寅而婁星復明洪武元年正月彗出昴宿是年元運除舊太祖更新是昴宿實應胡星也正統己巳熒惑入南斗則車駕北狩弘治庚申夏彗犯紫微垣五尚書連鑾而去孰謂天道玄遠而不可稽哉

舉事

董兵屯田

資世通訓

洪武八年正月各省郡縣人朝舉天下卓異以濟寧府知府方克勤有善政錫宴儀曹以鄭州知州梁敏廉能擢爲工部侍郎○遣衛國公鄧愈等往陝西中山侯湯和等往彰德真定指揮馮俊等往汝寧指揮李謐等往北平董兵屯田○上謂侍臣曰朕欲化民成俗復古之道乃著是書以示訓戒命曰御製資世通訓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洪武政記成學士宋濂以上

訪窮民

選太學諸

生分教北

方四初

重太學如

此

所行關於政要者編集成書○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  
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糧無所依者給以屋舍

三月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北方喪亂

之餘人不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

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大

知務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

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時以爲天下既已

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詔郡縣廁間里

皆啓墾立師守令以時督之命立社學於堤防鄉居

三代而下莫不有學○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焉故論曰

立社學

設資兼備

真如太祖

馬政今日  
廢壞甚矣  
安得尽心  
之官修舉  
此職那

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歲甸之民養馬期於  
蕃息恐所司因循牧養失宜或廵行之時擾害養馬之  
民此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具鈞  
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伐強胡  
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及張萬福爲太僕至七  
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修舉故耶爾宜爲朕申明  
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

○德慶侯廖永忠坐累卒

永忠以豪雄茂爽之才虎視鷹揚之勇濟之以計深  
弘遠之畧而成乎光大奇偉之勲觀其讎友諒於鄙  
陽繁士誠於吳會服國珍而捨友定靖兩虜而轉明  
昇降王破國於指顧之間斬將搴旗於談笑之頃收

聲定價尊直開國之元勳雖千古之名將不是過也  
永忠論功當封公太祖謂其使人窺意以邀封號  
止稱爲侯而終獲謚累以沒豈其所以居功者未盡善歟

劉誠意真  
以心爲國

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先是上欲相胡惟庸基以爲不可既而上竟相胡惟庸基大感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因憂憤舊疾愈增時惟庸潛蓄姦謀深惡基遣醫視疾飲其藥有積腹中如巵石基以白上上未省也疾遂篤上遣使送基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未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俟眼闕卽進之戒曰勿令後人習也復謂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上必

思我待有問當密爲我奏其畧以爲脩德省刑祈天永  
命且爲政寬猛當如循環耳幸聖主留意基剛毅慷慨  
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知無不言每遇急  
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上天威嚴  
重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休其中上亦甚禮基常  
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  
謫者基密爲救解而免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命  
有司立張巡許遠廟於歸德州歲時致祭○以薛祥爲  
北平布政司祥原爲工部尚書至是上以北平轄內  
境民多貧乏有鬻子者祥卽責問所屬官知其所自率

造寶鈔

以官俸贖給主。一切庶務嚴於責已。薄於責人。不尚華飾。不妄有所作。不作無益事。以害公私。在任凡三年。地

方以寧。○詔造大明寶鈔。時中書省及在外各行省皆置局鑄錢。鼓鑄甚勞。奸民又多盜鑄。商賈轉易。道遠不便。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

元寶鈔。易於流轉。可以代鼓鑄之勞。遂詔中書省造之。

太后亦聰  
智哉

上初造鈔不就。夢神告曰。非用土子肝心不可。憂之。語馬太后。后曰。此甚易耳。用國學文課置鈔。鈔就矣。上曰。何也。答曰。土子嘔心故也。

出文宗皇帝非此耶。上從之。鈔遂就。

洪武正韻書成。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乃命翰林學士樂韶。以中原雅音校正之。書成。詔頒行之。

洪武正韻

○ 皇太子攝祭皇地祇於方丘始用親製樂章

初圓丘方丘樂章翰林所撰過於藻麗淡文上遂更製之

保可方  
殷之頑民

上仰觀天象、因見青氣在趙分恒山之北、北夷遼東之地、遣使往北邊諭將帥使詰戎練兵嚴勦守備。○故蒙古王保保卒、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後從徒金山之北、至是卒、其妻毛氏亦自縊死。○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將軍所獲、送京師。上釋之、命湖廣行省叅政吳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獲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說雲令、胡服辨髮、詐

吳雲亦有  
守之士也

爲元使又逼令改易制書共給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  
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梁王後知其事遣人送雲  
骨還蜀給孤寺殯之○命皇太子秦王楚王靖江王  
講武中都詔太子贊善宋濂長史趙壩等從旣行上  
閱輿地志得濠梁古蹟命內臣馳驛賜東宮書令濂詢  
訪隨處言之○皇太子至池河得上所賜示濂濂曰  
臨濠古蹟惟塗荆二山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九十里  
間岡巒相屬淮水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兩山  
間民免修阻之患昔人所謂覩河洛者思禹功此亦一  
大觀也○皇太子過中都乃往遊焉命濂作記其諸古

此時知惟  
庸之奸而  
疾之者惟  
劉青田吳  
伯宗耳

蹟。濂隨處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還京師。

丞相胡惟庸專恣。以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剛直不屈。惡之。坐事出之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胡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爲國大蠹。辭甚切直。上覽

其奏。卽召還。

九月詔改建大內宮殿。勅有司務崇簡素。毋作雕飾。奇巧華麗。臺榭苑囿之事。以勞民費財。

十一月甘露降於貞丘青松之上。時上詣齊宮省視壇塲。親覩甘露凝脂懸垂上下。有若明珠。命採嘗。詔諸臣從行者共食之。儒臣咸獻歌詩以頌德。上曰。人之

甘露凡五  
降矣

論  
詔書

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觀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蒙見兆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修心易緩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因著甘露論以示羣臣○發罪人工役屯種於

鳳陽

令各處人民雜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賄及犯私罪當罷職者發鳳陽屯種犯流罪者原賜工役一年然後充穀

十二月故元太尉納哈由入寇遼東都指揮馬雲葉旺知其將至命益州衛指揮吳立嚴兵城守命虜至堅壁

勿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益州城徑超金州時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王富常勝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其號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刺吾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沮納哈出慮援兵至退走以益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祚河道歸葉旺策其將退先移兵祚河自連雲島至宿駝塞十餘里緣河疊冰爲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穿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捲旗狀兩山間戒以聞砲卽監

旗令指揮周鶴等各肅兵以俟。四顧寂寘已而虜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虜駭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遂大潰。馬雲於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復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山僅以身免。

十二月 上欲命宋濂叅中書大政。濂辭曰。臣無他長。惟文學是攻。今待罪禁林。恩莫大焉。臣誠不願居要極。劉青田亦辭相矣。此等入品能有幾人。上愈厚之。燕見必命坐賜茶。每日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嘗召問廷臣臧否。但言其善。上益喜賞。○

陝州人獻天書。斬之。○召致仕禮部尚書陶凱爲國子監祭酒。

立法嚴而  
不苟開國  
規模自大

丙辰洪武九年正月諭太子諸王修德進賢之道。○官吏獲罪者。上恐法司推讞未精。或其人因公誑誤。法雖難宥。情有可矜者。悉謫鳳陽渠象屯屯。俾歷艱難。省躬悔過。至是取梅珪等五百十八人赴京。命中書省量才用之。○太安州民於蒿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有司獻之。驗其刻迺宋真宗祀太山后土文。先代帝王致敬神祇之物。命仍瘞其所。

二月太白晝見。○遣使齋勅獎勞遼東諸將。擢馬雲葉

旺益爲都督僉事。○詔免河南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等處安慶楊州徽州池州等郡今年稅糧。○命中山侯湯和顏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備元  
逋臣伯顏帖木兒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請和  
上命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備之未幾伯顏帖  
木兒果犯邊友德設伏大破之獲士馬輜重無算。

六月以宋濂爲學士承旨諭之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奏列侍從開國文臣之首俾世臣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以子璫爲中書舍人孫慎爲儀禮司序班復以濂艱於行步選良馬以賜之。 上親

作馬歌詔羣臣咸和以寵輝焉。

上觀川流不息陋

尹程秋水賦乃更爲之召翰林諸臣觀之令各撰一篇宋濂率同列次第獻賦上皆親覽評品已而賜坐勅

大官設酒饌內臣行觴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以

不能飲對上曰卿姑試之濂飲畢

上曰更空一觴

濂辭上曰一觴豈便醉人乎濂舉觴瑟縮

上笑曰

男子何不慷慨濂一吸至盡

上大悅須臾濂面頰行

不成步

上賦楚辭一章以賜濂頓首謝仍命羣臣各

賦醉學士歌以贈之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如此○

陞監察御史殷敏爲饒州知府

皇明去事錄卷六高皇帝

二十七

明良相得  
宛然宋人  
父子矣  
覺賞花鈞  
魚賦詩者  
傳之耳

故以國子生選入武英堂紀事授御史治尚廉明有恩愛故陞今官

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於是山東布

汝使吳印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

薦太素等皆應詔上書陳言

吳印、鍾山寺僧也。有文學，上親選命蓄

髮，拜宣徑授方函寵之甚厚所言多從。

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字伯臣乃上言三事尤切直云居

昇浙之寧海人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

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

繁于已班

入皇明文書今不贊

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卽爲萬言書言

三事其畧爲分封太侈求治太急用刑太繁書奏

上

怒其疎闊，骨肉遠繫刑曹問狀，病死獄中。

八月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二人守之。三年一遣使致祭。○改各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議將征雲南，命潁州侯傅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治城郭關梁。於是金、筑、晉定、中坪、乾溪等寨、酋長皆相率來降。

十月有虎畫入漢西門，傷二人。上聞之，釋在京徒役○以李祺為駙馬都尉，尚皇長女臨安公主。李祺，著長子也。黜莒州日照知縣馬亮，并訊汾州主簿樂成以亮考滿入覲，州考其無課農興學之績。上曰：「爲令而無惺惺。」

之。心。馬。用。吏。爲。故。黜。降。之。樂。成。州。考。其。能。恢。辦。商。稅。  
上。日。縣。佐。撫。安。百。姓。豈。以。一。懶。辦。爲。能。州。考。非。是。命。訊。  
之。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奏。韓。國。公。李。善。長。有。罪。  
善。長。父。子。免。冠。待。罪。上。日。大。罪。不。治。則。法。無。以。立。小。  
過。不。救。則。人。無。所。容。善。長。國。之。大。臣。不。能。立。身。教。子。劾。  
之。誠。是。但。念。相。從。之。久。宥。之。勿。問。

幼其上疾不視朝著長無問候之誠李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施禮又日復營宅於主第之左以居之皆家法之不修也

詔改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前爲正殿後爲寢殿寢殿九間以一間爲一屋奉安各廟神主時享歲祿則設累

朝帝后衣冠於神座而祀之○吐蕃所部川藏遼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命衛國公鄧愈爲征西將軍都督沐英爲副將軍總兵往討之○詔送蒙古官蔡子英出塞

子英河南永寧縣人元季舉進士爲撫廟帖木兒所知薦於元選額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敗子英單騎走閬中入南山有司求之得械送京師至江浦逃亡至是陝西又捕得之械遇洛陽遇信國公湯和不爲禮和怒焚其燒柂之終不屈其妻適寓洛陽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上令釋之授以宣英不受退而上書援引古今以禮義廉耻自懶北覽書愈重恣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人問之故曰思舊主耳語聞上知其志不可奪勑有司送之出塞。